

# 为老钟再唱一曲《珊瑚颂》

□贺绍俊



钟艺兵

老钟是我的老领导(老钟大名钟艺兵,我们一直都叫他老钟),只是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的容貌几乎都从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突然接到老钟离世的噩耗,我心头一阵震颤。一个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身影在眼前越来越清晰,他向我走来,仿佛在问我:“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很是懊恼,此刻我的思绪一片空白。我努力回忆我和老钟在一起的往事,哪怕只是点滴细节也好。可老钟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的人,他为人处事同样极为低调,既不会口出惊人之语,也不爱出风头。

一

我记得刚到《文艺报》时,明显感觉那里是一个随时会迸发思想火花的地方,尤其是在每周的编前会上,大家抢着发言,言语激烈,针锋相对。然而老钟总是语气平缓地说话,表达着稳健的观点,他的话从来不会引发争吵。我们几个刚分配到《文艺报》的年轻人就喜欢在编前会上听大家争论,私下里还对老钟的说话方式有些不满。直到与老钟相处久了,特别是后来我直接到他分管的部门工作,才真正了解老钟。他有想法、有见地、有原则,却从不喜欢炫耀。其实他也和我一样,愿意听到大家激烈地争论,但他似乎更愿意把双方的意见都听进去,所以他不容易表明立场。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老钟这样的处事方式更有利干做好编辑工作。

当时的艺术领域犹如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纷扰不断。但《文艺报》所

编发的艺术方面的文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公允,这与老钟秉持的“不偏不倚”“兼听则明”的编辑思想大有关系。但老钟不是当“和事佬”,不是回避矛盾。他有一个基本观点,新时期以来,作家、艺术家们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我们应该为创作出好作品做一些推进的工作。

我记得他在编前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上海看到一部新创作的话剧《大幕已经拉开》,这是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改革的话剧,但剧本写得比较匆忙,明显存在着不少问题,几乎被一些专家否定了。老钟却认为,这样一部反映工业改革的剧本,写得有激情,很不容易,不要轻易否定,应该通过讨论进行修改。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正面肯定了该戏的成功之处。但这篇文章没有发出来,而是发了一组完全否定性的文章。老钟说到这里便连连叹息道:结果可想而知,一部有潜力成为好戏的作品就这样夭折了!——写到这里,我对老钟有了更加鲜明的印象。别看他说话办事既平缓又平稳,但只要他看到一个好作品,第二天到了编辑部就会喜形于色地向大家推荐。这时候,他站在编辑部房间的中心位置,我们坐在办公桌前,将身子转过来向着,看他连说带比画地沉浸在头天晚上观剧时的情境里。

二

为文艺家创作出好作品做一些推进工作,这完全是老钟几十年恪守的一条原则。他在《文艺报》做编辑工作

是这样做的,他退休后仍然活跃在艺术界从事艺术评论工作也是这样做的。

推进好作品,首先需要有眼光有见识,否则你不知道哪些作品是好作品;推进好作品,同时需要胆识和勇气,否则在众说纷纭时,你就不敢力排众议。我在《文艺报》时有幸和老钟一起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离开了《文艺报》,还经常看到老钟在做这样的事情。

记得电视剧《四世同堂》播出时,老钟特别重视,他安排我去参加北京电视台组织的观摩和研讨,他说,老舍这部长篇小说是经典作品,但被忽视和冷落了40年,现在由电视艺术家将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保持了原著的民族风格、地区风貌,激起了观众的爱

国主义情感,也让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得以重现,这是电视剧的功劳,要充分肯定!

在我的记忆里,老钟发现了好的电视剧,就要我们大家都来看,然后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一致说好,他就会以更大的力度给以推荐。比如《今夜有暴风雪》《新星》都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文艺报》重点评价的作品。

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后引起社会的热议。这是由中国电视人拍摄的第一部家庭伦理剧,在当时是一种新现象。我当时负责新闻部的工作,觉得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渴望》,这样的新闻不应该放过。可《文艺报》往往强调电视剧的宏大主题和宏大叙事,所以我心里犯嘀咕,老钟会

不会觉得这不符合电视剧创作的主流呢?我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很爽快地说:“《渴望》是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的,值得宣传!”

三

老钟的笑容常挂在脸上,即使在很正式的场合,他闭上嘴唇,微微上扬的嘴角也露出一丝笑意。这大概就是所有的人与他相处时没有丝毫压力的原因吧。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领导身份,在他面前说起话来没轻没重。但他将我们的话都听进去了。说不定第二天,他把你叫住说:“小贺,你昨天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考虑,你是约某某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因此在他手下工作是很放松的。当然,我们相处得也很融洽。记得他终于分到了一套新房,大家都为他高兴,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去帮他搬家,其实我们也没有干什么,就是为老钟搬新家凑一个热闹,事情很快就搞定了,老钟夫妇俩倒是热情地请我们吃了一顿!

老钟的笑容并不会抹去他的严肃性,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老钟的严肃性表现在他对立场和原则的坚守。我记得报社组织了一次谢晋电影《芙蓉镇》的专题评论,文章中有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对电影进行分析的内容,这段内容引起了编辑部的争议,因为当时异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人认为从稳妥考虑,最好将其删去。这一意见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老钟在终审签稿时,仍将“人性异化”的论点保留了下来。老钟并没

有就此多说什么,但我那时候能感受到他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的。这时候我就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他笑容的背后,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坚守作为压舱石放置在心底。

随着记忆之门的打开,老钟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和丰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用了那么多“平”字来描述老钟,或许这说明了,越是看上去平常的人越有不平常之处,至少,老钟就是这样一位不平常的人。

我初到《文艺报》,只是和老钟互相打了一声招呼,在我的印象中,他平淡无奇。几天后有人悄悄告诉我,歌剧《红珊瑚》是老钟写的。我一听到马上对老钟肃然起敬。因为少年时代,我看过电影《红珊瑚》,每当唱到“云来遮,雾来盖”时,那忧郁婉转的旋律就会让我泪眼模糊。没想到,写出这首歌的作者如今成了我的领导和同事。我后来看资料才知道,当年老钟创作这首歌曲时,也是顶住压力才保留下来“云来遮,雾来盖”这样富有诗意的句子的。

老钟19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一副军人的风范。我后来慢慢注意到,老钟平时还是很注意仪表的,这大概就是他作为一名军人的习惯。因为我是悄悄听人说《红珊瑚》一事,也因为老钟总是平常和低调,我一直没有把我对《红珊瑚》的喜爱告诉老钟。如今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告诉老钟了。我只能轻轻吟唱起:“云来遮,雾来盖,云里雾里放光彩”,但愿在去天堂路途上的老钟能看到。

里再造神话。在这世界屋脊的舞台上,以大高原为背景,宇宙视野、苍生情怀、历史担当皆在我的胸膛之中,一切不曾远去,一切皆在眼前。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大餐”的滋补,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首诗,也无法想象这首诗会成为什么样的诗。

四

最后,我还想表达的是,没有家人的支持,断没有这首长诗。一个人援藏,一家人援藏,我被藏北牧民称为“建幼儿园的牦牛”,就是妻子徐颖一人照看儿女,在我连续两次申请延长援藏,决心把幼儿园建到牧民家门口之时,她一边抚摸着当年尚在襁褓里只有5个月,现在与我在西藏的年龄一样大的儿子陈在今,一边整理着刚上初中女儿陈一天的书包,含着眼泪,深情笑着:“你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牧区的孩子一样需要你的照顾。”从此,便是白云上的牵挂,月亮只有天空一个家的内心表白,便是故乡之上建设的世界屋脊的高天大厦,一首首展现藏地自然历史、人文风情的诗篇,乃至这首喜马拉雅之上还是喜马拉雅,吟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间笑语。

当我走在绝域茫茫的小径,走进月亮孤悬的胜境,走到了生命和记忆的高处,突然觉得我的一生都在后退,从杭州出发,逆大江而行,跨域山海,退至村一样大的县城那曲申扎县,退至横断山脉深处一个树叶那么大的叶巴村,乃至无路可退,退至草屑、泥水、尘埃,并从这里出发,扛起飘扬的旗帜,秉持先辈的律令,从冰冻的热土积聚我们薪火的赓续。

大自然亿万年沉默,期待着我们诗歌古海的再一次崛起,让我们讴歌这生生不息的浩瀚,万物生长,自由自在;巍巍雪山,让我们用意象照亮更多的人;烟波江上,让我们用意境温暖人类的精神家园;雄关漫道,让我们接续千年盛唐那璀璨的星光;以梦为马,“让梦想照进现实,让行动成就未来”;珠峰旗云,“海拔高,境界更高”,让我们用境界改变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人杰

长诗《喜马拉雅》自发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百感交集之余,深感不可能完成的完成,迄今都难以置信,甚至怀疑这首长诗是不是我写的,而完成之后,至今仍在后怕,像淘完了所有的腹笥,生了一场大病,以至于有好长时间不敢写作。一直在恍惚,写也恍惚,完成也恍惚。写作过程中,诸多令人动容的场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2024年1月10号凌晨5时,在我连续三天枯坐、焦虑,一筹莫展不知道如何开篇,以至心境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沉闷得挤不出一滴雨似的写不出一句诗来,不承想当我走出庭园,去办公室的刹那,一道霹雳划开寰宇,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苍穹摇撼诗的震怒,心底的巨浪腾空,灵光拔地而起,当头棒喝,咣当一声,从我的心脏破胸而出,几乎来不及捕捉便闪过:“有多少霹雳就有多少惊觉;就有多少骤雨催促的启程/门推开了新中国的黎明/青丝盈满汁液/轰雷般百万誓师的奔赴/像雨脚踏出一座雄赳赳的雨城”的开篇,随即一匹喜马拉雅奔马从天而降,掀起了特提斯古海滔天巨浪,一场我们党经略西藏70多年的光辉史诗拉开了序幕。

仅仅是序章,但这么陌生深远的题材,这么雄奇漫长的时空,怎样持续地推进,保持一以贯之的气息感,让长诗始终在高位运转拥有酣畅淋漓、元气充沛的品质?这是必须要驾驭的视野,但只有宏大视野,没有万花筒般变幻奇诡的乐章,没有深入骨骼的群山般人物命运交响,没有闪耀在其中的一颗颗雨滴的脉动与挣扎,纵使最排场的出场也将是漫漶不清,湖沼不分,难以江河直下、伏脉千里。

一

长诗写作是对个人命运的反思与拷问,是对个人生命经历的回顾与行动,是对个人身力心力的全方位历练与考验,是对个人沉淀与情怀的丈量与喷薄。在一天天的磨难与混沌中,在与十八军战士的双向奔赴中,我似乎找到血脉与心跳的道路,千千万万援藏干部,从家乡出发,一路向西向

上向光的薪火之旅不正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发出的吼声吗,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渺小生命的家国情怀世纪浩歌难道不是同出一辙吗?为国家赴难理想泣血的你,不正是刚刚新婚即生离死别的我,不正是以一己之躯向英雄献祭,赓续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根脉吗?诗必须是建立在个体生命之上的共情美学,还原人类共有的命运与泪花。

尘埃望向天堂,雨滴漫漶湖沼,于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路越走越高,越行越远,我与先烈的关系也越走越近越亲,以至血浓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了,从你到我,从我到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从那时起,我目睹了喜马拉雅之上还是喜马拉雅,触摸到这首长诗共鸣的内生基因与肌理脉络,找到了喜马拉雅的诗歌钥匙,找到了搭建梦幻舞台的空中天梯。当我继续攀登,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留在喜马拉雅里的那些脚印,是个体生命向辽阔世界的致敬,这首诗,是继《西藏书》《山海间》之后的一次跨域,是英雄赞歌,是为一个伟大的时代献出的男高音。

关节打通了,诗路开窍了,信心也爆棚了。但我每天告诫自己,一天不超过30行,必须以沉实的脚步推进,不能写得太快、太水,力求每句话都有沉实的内容支撑,句与句之间必须有内在逻辑。天梯在高空运转,只有铺设好铁轨才能一步一步地登顶天庭,哪一步跳脱了,便会跌入深渊。每天凌晨5点到中午13点8个小时写作,下午开会,处理些文件,一到晚上,便兴奋不已,根本无法入睡。为了让诗神在一早便积聚洪荒之力,晚上我必须以酒买醉,让不断高亢的神经暂时松弛下来,以获得蓄能般的持续倾泻的源流。

“涕泣交而凄怆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漫曼兮/掩此哀而不去”。这是我身临其境的沦陷。为了这首长诗,有时一片茫然,必须等到哭泣到来才能挤出一滴眼泪,无数次,还原时代,还原血泪,还原细节,还原呼吸,让那些过往的历史真实与时间的硝烟在我身上再碾压一次,直到在冰封的骨节复活,直到每一句诗歌都从痛苦的心灵中诞生希望的花朵,直到苦难的真实,也

让情感具有真实的力量,写着写着,在诗歌中诞生了诗歌,却忘了在写诗。

二

从江南出发,在雪线上丈量理想的游子,13年的西藏之旅,深感走出去才有视野格局、诗和远方,走出去方知使命担当,深感伟大的疆域对我的浸润,深感人类需要高原,诗歌需要高峰,靠语言星粒取火的人,诗歌若要来一次飞升,必须无条件地领受大荒大野的洗礼,在文学和地理这两座珠峰间飞架语言的长虹,以喜马拉雅巨龙的高标腾驾我的心灵图谱。无数次驻足、仰望——青藏高原,千山之宗,万水之源,高天厚土,雄风浩荡,不仅保留着地壳运动、古海隆起时宇宙的辉煌,慷慨无私拥抱每一位万里朝圣的跋涉者,更孕育了中国诗歌古意苍茫,清澈深远的万千气象。在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和青藏高原,这片庄严神秘静穆的土地完美象征着高原高峰的精神版图。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颗艺术良心仰望的精神高地。在这里,时间封冻,伟大的自然亘古不老;在这里,空间纵深,远古的呼唤历久弥新;在这里,天空可以在我们脚下;在这里,石头曾经高高飞翔;在这里,一棵树也会有人为它喊疼;在这里,每一朵雪花都有它的语言;在这里,所有的生灵神祇一样宁静;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性唤起人性,以人性注入诗性,以诗性感召神性”向我们生动演示了诗歌的发生原理,以奇逸瑰丽的物象和拨云见日的创造力洞察世事,触及灵魂,呼唤我们行动起来,开启壮丽的实践。

13年的高原积淀,与诗歌同行,深感伟大的时代对我的洗礼,深感西藏的沧桑巨变是一批批诚实的劳动者,用脚步丈量用沙土沐浴的有体温有重量的大地诗歌。唐诗宋词这样的“高峰”是一群伟大诗人前赴后继,向我们展示了唐宋时代火热的实践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创造的最高境界。“高原”“高峰”不仅关乎每个诗人,还关乎当时诗人在时代中整体的生存姿态和精神样貌。诗无止境,珠峰在成长,诗人也在成长,诗歌“高峰”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是生成的,创造的,诞生在你追我赶、波澜壮阔时代风云中,需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担当。

三

我站在这“世界屋脊”的国土、矗立在珠峰新高度的地标上,深感古老而灿烂、奇谲的西藏传统文化对我的滋养;深感《山海经》所描述的奇幻篇章和创世纪的全部悲壮在世界屋脊的高地上都找到了原初的回声和承载的母体;深感好风凭借力,诗酒趁年华,在日复一日对《离骚》《天问》的浸染中,找到了诗歌如何写得呼天喊地、纵情动情的精神原力,以及中国长诗源头获得了复活新生的魅力。我无限膜拜的屈原啊,成了我不二的精神始祖,他那一口气从洪荒吞吐大海、吹山沉海的长啸,那让每一个词语化身灿烂星河的悲悯,如云中白鹤一样的震颤,不正是壮丽河山的博大抒情,是“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壮怀激烈,这种精神所承载的浩然正气,如高原雄风,震古烁今,推涌滚滚大江,直达星辰大海。

不仅如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奔赴之旅,为民生秉命践行之旅,不正是我们的援藏之旅,朝着太阳奔赴,将青春与热血化为邓林,功竟在身后的夸父之旅。

所以整部长诗的写作,正是在屈大夫“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的引领下完成的。正是屈大夫那裁云缝雾的想象,云鹏雾马的兴象,高远浩荡的格调,奇逸瑰丽的意境,悒郁怆快的情愫无日不在我脑海奔突,然后撞击生成词语的佳酿,让《喜马拉雅》在神话里复活地理,在地理

